

四·二五上访：

爭取做好人的权利



九九年四·二五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队伍整齐排列，地面干干净净，见证的路人耳目一新，称道：“从未见过这么高素质的人。”

（明慧记者荷雨采访报导）15年前的1999年4月25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赴北京国务院信访办（中南海附近），为争取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权利而和平上访。这震惊中外、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不仅给法轮功学员带来人生的转折，也对很多旁观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开启的已持续15年的法轮功和平反迫害、对“真善忍”信仰的坚守，更带给世界以希望。

不是“四·二五”导致迫害，而是中共邪恶本质导致迫害

旅居德国的著名学者、自由作家仲维光先生也是从“四·二五上访”事件开始了解、研究法轮功的。在离开北京的10年后，他在德国报纸上看到了“四·二五”事件的报道。经历了各种残酷政治运动，尤其八九年的血腥镇压再次以恐怖刷新中国人的记忆，在一个对强权噤若寒蝉的社会，上万民众竟然走出了明哲保身，走出了恐惧，出现在中南海和平请愿，真令他难以置信：

“因为我深刻感到，几十年的统治，共产党不但把中国传统彻底粉碎了，而且还象耕地似的，反复把地翻过多次，非常彻底。这时，法轮功突然地出现了！我当时是既震撼、惊喜，又百思不得其解，很多海外的人也都

不知道这么强的一股力量来自哪里。那时我还不知道法轮功有那么强的真、善、忍的价值核心。”

“按理讲，法轮功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没有诉求，也不过问政治，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他不关心，可中共为什么就要镇压呢？”

仲维光先生对中共将法轮功当作“头号敌人”并不惊讶，“这是因为中共靠谎言和暴力存在，而法轮功却讲真、善、忍，一定要说真话，生活在真实中，善与忍是跟暴力背道而驰的，这在彻底否定、粉碎了中共存在的两个支柱。这么多年法轮功就是朝一个真正的道德方向努力，自然就背离共产党了，它怎么容得下呢？”

无悔、不变的选择

现居纽约、当年北京中国科学院博士研究生石采东先生，是当时被总理朱镕基带进中南海反映情况的三位法轮功学员之一。“归纳起来，我们当时反映的情况主要有三点：一是希望天津尽快释放法轮功学员；二是允许《转法轮》公开出版发行；三是希望能有合法的修炼环境。”

如果说当年无畏无惧地走进中南海时，还不谙中共的邪恶，在经历了十几年连宵风雨之后，见证了这场血腥迫害，经历了与亲人的长期分离和人生轨迹的巨变，对如果时光倒流将如何选择，石采东平静地说：

“当一个人真正知道了真理，能辨别对与错，善与恶，他的选择就不应因为压力和利益而改变。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还会站出来维护真理，为所有人争取一个做好人的权利。”

当年中科院中关村大操场上，每天有上千人集体炼功，法轮功在北京知识界很普及。

择善固执 法轮功如中流砥柱

仲维光先生指出：“‘真善忍’是法轮功学员坚守的核心价值，通过对他们的长期接触和了解，我认为，这对于法轮功学员绝非只是一个美丽的口号。这个诉求坚持之久，当时没有被镇压下去，而且一直延续至今，还在不断发展深化。我越来越深地体会到这信仰对个人和社会的积极作用，他从根本上在改变着人。”

“近代中国人丧失了根基，尤其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道德和人心江河日下，整个国家、民族在败坏。而法轮功就象中流砥柱一样，在直接对抗、扭转着世风。在残酷的镇压下，在充斥着中共谎言的世界，面对歪曲和误解，法轮功不但没倒，还在稳定发展中弘传世界，并且在迫害结束前就在多国以反人类罪将迫害元凶诉诸法律，《九评共产党》和其后的退党更是史无前例的让人从精神上认清中共的邪恶，瓦解邪恶的创举，树立了一个正义的典范。” ◇

【明慧网】我是大陆一名公务员，在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修炼法轮功已有13年了。

记得有一年，那天正好是愚人节，有位同事到我办公室办事。看见这位同事，我突然心血来潮，就跟他开了个玩笑。当然，玩笑是个一听就能听出来的漏洞百出的谎话，但没想到他毫不怀疑信以为真。后来反而让我觉得不好意思了，跟他说，没有这事，是骗你玩的。

我以为这事就过去了，没想到他非常沮丧地说：“你为什么说谎？你怎么可能骗人？”我说：“对不起，不是故意的，今天是愚人节嘛！想跟你开个玩笑！”他边摇头说：“愚人节也不行！别人说谎可

别了，愚人节



以，你不能！”

我好奇地问：“为什么？”他说：“我现在我们单位就你从来不撒谎，言而有信。现

在社会象你这样的人太少了，昨天我朋友说这个社会完蛋了，无人可信，我就跟他们讲，

‘也别太绝望了，至少我们单位有一个人从不撒谎。’可以说，你对我来讲是一种信心或者希望。如果连你都说谎，我真就……”从那天起，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愚人节了。

修炼前，我面对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迷茫过、随波逐流过；修炼后，不仅得到了健康的身体，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了人为什么活着，应当如何活着，因此每天过得开心而充实。无论在任何环境，我按照法轮功的“真、善、忍”要求自己，努力做一个说真话、看淡名利、做事先考虑别人的好人。◇

灯红酒绿中的坚守

【明慧网】一次，与我们单位有业务关系的承包商在我们例行检查后，请我们单位领导及随行的人员吃饭。那时，吃饭、小姐陪跳舞、唱歌、坐台一条龙。因为有关工作也往往在饭桌上进行，我也与他们一起吃饭了。

吃完饭，在舞厅里，一个人一个小姐相拥跳舞，我对来到面前的小姐说：“谢谢，我不爱跳舞，喜欢清静。”就一个人坐在旁边。老板劝我，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我们有更高的标准要求，炼法轮功不能这样做”。老板说：“你这样的人少哇！我们必须得这样请吃啊，现在社会就是这样。”

其他人跳舞中就与小姐进了包厢了。一会儿，陆续出来了，面色都变得苍白，和进去时判若两人。

这种现象在江泽民在位那几年最严重。单位之间正常的业务来往、工程建设承包、乃至与镇、村联系工作、单位打民事官司与地方法庭工作人员接触都要吃饭、打牌、跳舞、



被非法关押在监狱中的辽宁大法弟子绘画《莲》进包厢。

我因所处的工作岗位，经常要参与其中，我时刻牢记自己是个法轮功修炼者，严格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保持洁身自好。后来在我们单位、系统，和我们有过业务来往的人都知道了炼法轮功不沾酒色、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跳舞。直到现在，凡是有接待吃饭，都会有领导或同事先替我声明“他不喝酒、不打牌”。

在劳教所、在洗脑班、在工作单位，狱警、政法委、610（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政保科警察、中共官员强制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真善忍”，他们衡量是否转化（放弃法轮功）的其中一个主要标准就是是不是抽烟了、喝酒了、骂人了、和他们一样近女色了。

我曾经在一个所谓“学习班”（洗脑班）

被迫害过，那个洗脑班就办在一个宾馆里，小姐来回穿梭，政法委书记、政保科警察整天和小姐打情骂俏。

洗脑班除用和法轮功学员人数相当的警察天天以审讯方式威胁恐吓，株连亲戚和单位领导，强制灌输和播放污蔑法轮功的录像等手段，他们还办舞会、酒宴引诱逼迫法轮功学员跳舞、喝酒。

有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一个警察竟然穿着警服和一个小姐在打牌过程中，抱在一起，在地上打滚。

“法制教育中心”、“学习班”，不管中共怎样用什么样的名称掩饰洗脑班的罪恶，在我们系统和单位的人都知道，那是教法轮功学员学坏和强制放弃修炼的地方，因为单位领导被强制当陪教，他们见证了洗脑班的下流。

最近，被中共控制的国内网站登载“淫乱、双修”的所谓案件，又一次栽赃污蔑法轮功。如果谁对此次色情栽赃感兴趣的话，不妨看看你们身边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是网上说的那样吗？

青年艺术家夫妇在广州市面临非法庭审

法轮功学员何文婷和丈夫黄广宇是年轻的艺术家，2013年12月18日，他们被绑架，至今仍被关押在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福涌看守所。何文婷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法轮大法，拒绝“转化”，正在绝食抵制迫害，遭恶警暴力灌食。据称，当地司法将在5月4日对他们非法庭审。

何文婷，今年28岁，湖南道县人，14岁时就加入了永州市作家协会。她的许多文章、小说、漫画多次获市级以上奖项，并在国家级报刊登载。黄广宇，30岁，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是一个致力于研究和探索古典油画精神和技法的中国后现代研究所的研



何文婷和丈夫黄广宇

究生，2012年在广州艺博馆参加春苗画展，黄广宇的油画作品被收录于李正天教学著作《光色定调论》。

何文婷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却有着与生俱来的对美术与文字的爱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好，在学校时就是小有名气的小作家、小画家。经历一段坎坷的叛逆人生，文婷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在我最迷茫痛苦的时候，是法轮大法带我走出了那个漩涡，真的很幸运大法救了我，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是法轮大法成就了今天的我，不然今天社会上就会多一个失足少女。大法在我心里扎了根了，无论怎样，我都会坚持到底。”

何文婷和黄广宇为了让民众能看到外面的自由世界，自由获取信息，2013年12月18日，他们在广州大学城将“翻墙”软件免费发给民众，结果被广州外语学院保卫科劫持、非法关押至今。◇

江苏劳教所暴行：一遍遍浇开水烫

江苏省方强劳教所对内、对外异常隐秘，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之残忍，是不知真相的世人无法想象的。仅2008年至2009年期间，笔者亲自经历和亲眼所见的“冰山一角”就足以见其残忍程度了。

凡是被非法关入方强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每个人首先被关所谓的“康复楼”洗脑迫害，“康复楼”其实就是关禁闭的地方。打手们在这里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

每个法轮功学员都被单独隔离，恶警王菲（书记）、魏红惠、潘育华、徐育红、朱康林、姜信海、谷以利负责迫害，恶警郭海龙负责到入所队挑选彪悍的并且擅长打人的劳教人员来担任“夹控”任务。恶警们给他们下达的任务是：每天可以无数次地殴打体罚法轮功学员。如果达不到恶警们的目的时，这些劳教人员就会被反



酷刑示意图：浇开水

过来扣分或被体罚。在这期间法轮功学员彭继龙耳朵被恶警魏红惠、姜信海打聋。王艳峰、黄永红、曾佳峰、刘书德被毒打体罚致残废（后慢慢奇迹般恢复过来）。

恶警朱康林是顶替其父而进入方强劳教所工作的，无一技之长，他除了打人、体罚之外别的什么也不会，

所以他在他的领导面前干得最为卖力。他和潘育华、魏红惠对法轮功学员孔贤勇的迫害更加残忍。首先逼迫夹控人员毒打孔贤勇，后他亲自上阵，用烧开水的电水壶把水烧开，然后一壶一壶地从孔贤勇的头顶往下浇，浇遍全身，前后不知浇了多少壶（一壶就是两个热水瓶的水），其行径恶毒得令人发指。

恶警对法轮功学员吴正海的体罚也特别恶毒。每天逼迫吴正海从早晨6点钟开始蹲在地上不准动，一直到下半夜2点，每天20个小时蹲着，动一下就叫夹控人员殴打。这样连续20多天，吴正海昏死过去无数次也不给休息。后恶徒又逼迫吴正海抄写污蔑法轮功的文章，遭到吴拒绝后，恶警潘育华、魏红惠、朱康林、姜信海、徐育红又连续用高压电棍电击吴正海，造成吴全身被高压电烧焦。◇

清代后期有位名叫夏同善的官员，他是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进士，字舜乐，号子松。他待人诚恳，喜欢帮助别人，为官后更是清正廉洁，一心为民，是清末官场上难得的好官之一。

然而他在五十岁时就因病去世了。去世后，他的一位张姓仆人心痛主人的早逝，很悲愤地说：主人一生行善积德，却不长寿，看来真是从此以后不必做好人行善事了。当天晚上，这位张姓仆人就在梦中清清楚楚地见到夏同善来到他面前，并对他说：你白天所说的

究竟是短命 还是延寿？

话，真是大错特错了，你还记得吗，我在三十九岁那年不是大病一场吗？本来我今生原定的寿命到那时就应该终结了，是因为我一向行善，上天才给我延长了寿命。

正在此时，与张姓仆人一起睡觉的另一位仆

人忽然大叫起来，张姓仆人因此从梦中惊醒过来。张姓仆人问他为什么大叫，他说：我刚才清楚地看见去世的主人走了进来，一下子就忍不住喊了起来。两人又都向对方详细描述了一番，结果两人梦到的情况完全一致。张姓仆人知道自己的主人因为行善而延寿，从此总是向别人讲述这件事，劝人行善。（事据《劝戒九录》）

其实，善恶有报，真实不虚。然而每个人自身的情况都不相同，因而表现上有所不同，也造成了一般人无法分辨，正应了佛家讲的，人在迷中。◇



一个令人意外的问卷调查结果

据世界著名的国际关系、经济和商业杂志《外交家》(The Diplomat)网站消息，与其他同时被调查的民主国家相比，中国人反而不信他们是在被政府监控或审查。这是全球浏览代表英国广播公司最近进行的一项跨国民意调查发现的一个令人意外的结论。

调查在17个国家展开，共有1万7千人参与投票，问题有关于政府监控、媒体和互联网自由、以及其他社会和政治自由。调查发现，“54%的美国受访者和51%的德国受访者都觉得受到政府的监控，与此相反，76%

中国受访者不觉得受到政府的监控”。中国受访者这个比例比其它16个国家都高，也比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16%。而且，中国受访者中只有5%的人认为本国媒体的运行是紧紧地由中共政府控制的，是不自由的。相比之下，69%的韩国人认为，他们的媒体是不自由的，28%的美国人也这样认为。

文章说，中国人对于网络自由的观点更让人傻眼。尽管有51%的中国人认为互联网不是一个自由、安全表达自己意见的地方，但仍有45%的中国人认为是，这个指数仍远高于其他国家。鉴于近期中共非常公开地

打击互联网用户的活动，这些结果令人特别地惊讶。

傻了眼的西方人，对这种“有悖常理”的调查结果，作者只能提醒道：“人们必须小心，不要对任何一个问卷调查结果看得过重。”同时作者认为，更多的是由于“与民主国家相比，中国人对自由的期待是不一样的”，从而造成了这种调查结果。

什么是“对自由的期待不一样”？难道中国人真的甘愿被愚民吗？认为自己只能象猪一样只有生存权吗？肯定不是。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中国人无视两百万网络监控大军的存在、无视中宣部对媒体的一道道禁令，而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呢？是中共的几十年的系统谎言骗术，是中共骗你没商量。◇

← 法轮功禁啥 中共扯（谎）啥 →

【明慧网】法轮功是绝对禁止杀生的，当然包括杀人和自杀。可是中共为了栽赃法轮功，制造出了许多伪案、假案，比如“天安门自焚”、“傅怡彬弑父杀妻”、“浙江乞丐毒杀案”等等。天安门自焚被海内外人士普遍认为是栽赃法轮功的伪案，天安门自焚的录像可谓破绽百出。

这几天，大陆媒体胡乱转载了一则消息，说河南辉县破获了一起什么“双修”淫乱案，栽赃陷害法轮功。李洪志先生在《转法轮》第五讲中早

就明确点出“男女双修”是西藏密宗中的东西，“特别是我们法轮大法这一法门，没有男女双修，也不讲这个。”难怪知道法轮功真相的人说，“法轮功禁（止）啥，中共扯（谎）啥。”

按理说，人家都禁止不让去做那些事了，你再说人家去做，你说得再有鼻有眼，老百姓也不相信。可中共不怕，因为它实行的是以国家为载体的恐怖主义，它封锁了法轮功的所有资讯。◇



在央视播放的“自焚”录像中，王进东面部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进东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